

## 從慶典形成、儀式實踐到信眾觀念反思： 媽祖遇見瑪利亞的宗教對話

陳曉春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 提要

在台灣，「宗教對話」多以會議桌式為主，而 2018 年萬金聖母聖殿與萬巒宗天宮共同舉辦的「當東方聖母遇見西方聖母——讓愛起飛」是少有以儀式實踐為宗教對話的活動，以其為研究對象凸顯這個取經可能帶來的貢獻。經田野調查、對活動主要負責人的訪談以及資料分析。研究發現，此次活動的對話主要體現在宗教領袖、儀式實踐以及普通信眾三個部分；活動能夠順利舉辦，除了雙方負責人的努力、道教的「宗教對話」觀、神明的啓示、天主教的「宗教對話」觀、「老鄉」的地理環境、相似的聖母「形象」與遊行「儀式」、「傳遞愛」的意義主軸、以及台灣的宗教環境之外，與「排他性」有關的界限問題可認為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與會議桌式宗教對話相比，此次活動普通信徒也有較為深入的參與，且眾人在精神上能夠產生深度的連結與共鳴；當「語義」的解讀或活動背後教義概念的闡明越來越清楚時，或許慶典式宗教對話在儀式上也會有更多的可能性。

**關鍵詞：**東方聖母（媽祖）、西方聖母（瑪利亞）、萬金聖母聖殿、萬巒宗天宮、宗教對話

投稿時間：2020.07.23；刊登時間：2021.02.04；責任編輯：楊士霈

## 壹、緒論

2018年10月20日，在台灣屏東萬巒鄉，由百年宗座聖殿萬金聖母聖殿（又稱萬金天主堂）與萬巒宗天宮共同舉辦「當東方聖母遇見西方聖母——讓愛起飛」的慶典式宗教對話（inter-religious dialogue）<sup>1</sup>活動。「宗教對話」在全球化時代的人類文明互動中，已成為國際宗教學界重要且熱門的議題（王志成，2006；張志剛，2010；李彥儀，2019）。而歷史的慘痛經驗，以及當今宗教衝突不減的現狀，也顯示進行宗教對話的必要性（張春申，1992；沈清松，2018）。

在台灣，此前天主教與其它本土宗教也已有宗教對話活動，如2016年台北大龍峒保安宮與梵蒂岡教廷合辦「一起尋找真理：基督徒與道教民間信仰者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在新北靈鷲山聖山寺，天主教與佛教界共同舉辦「佛教徒和基督徒並肩同行，走非暴力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sup>2</sup>2018年共同舉辦天主教修女與佛教比丘尼的第一屆「觀之以行，行之以觀：比丘尼與修女的對話」國際研討會。不過這些對話活動主要停留在會議桌式的交流，Émile Durkheim 認為宗教現象可以分為兩個範疇：信仰（beliefs）和儀式（rites），其中儀式是一些確定的行為模式（芮傳明等譯，2007：37-38），而在所有的社會中，基本的宗教信仰都體現在宗教儀式中（吳愛明等譯，1988：567）。換言之，儀式實踐的宗教對話或許要比會議桌式更深度的涉及雙方宗教本質的部分。因此，以「當東方聖母遇見西方聖母——讓愛起飛」儀式實踐的宗教對話為研究對象，凸顯這個取經對宗教對話可能帶來的貢獻。基於此並介於研究對象，筆者將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意識歸理為以下幾個層面：（一）兩個具有差異化的宗教，在台灣能夠共同舉辦此次慶典式對話活動的機遇/緣由與困難為何？（二）聖母（瑪利亞）與聖母（媽祖）在此次慶典活動中有何差異又如何融合？此次對話與會議桌式的對話相比有何特徵？（三）此次慶典式宗教對話在儀式實踐中的策略與不足為何？

---

<sup>1</sup> 對於「dialogue」的中譯詞彙，除台灣天主教普遍採用的「交談」之外，非天主教的信仰者或學者也多有採用「對話」。根據本研究案例的情況，筆者認為本文以「對話」要更為合宜。

<sup>2</sup> 1995年已舉辦第一屆「佛教和基督宗教：融合與分流」。

本研究採由研究者進到萬巒鄉的田野調查、對活動主要負責人的訪談，以及結合對相關文章、網路視頻和新聞報導的回顧與分析為研究方法。通過對兩大宗教的背景、活動前的協商與準備、活動當天的儀式、各方不同意見的論述、以及與「宗教對話」理論的對話來嘗試回答上述提出的疑問。以下章節的主要內容為：貳、本研究分析取徑的構建；參、此次對話活動的宮、殿背景簡介；肆、慶典形成前的「對話」；伍、活動當天的儀式實踐與活動後信眾觀點的反思；陸、結論。

## 貳、「宗教對話」分析取徑構建

宗教對話是一種互動關係，這必然有其互動的基本型態，也就意味著必須要具備一套可供參考的對話模式，以幫助對話者尋索出有效的對話途徑及實踐的進行，而理想的對話模式又應該具有基本的對話態度或原則。雖然宗教對話涉及內容甚廣，但對話模式與對話態度或原則可認為是有效進行宗教對話的理論基礎及參考架構（莊嘉慶，1997：72-84）。本研究將結合對話模式與對話態度或原則的相關理論、以及「讓愛起飛」活動的有關資料來構建分析取徑。

對於對話模式，學界已提出像排他論（exclusivism）、兼併論（inclusivism，又譯包容論）、多元論（pluralism）、平行論（parallelism）、相互參透（interpenetration）、置換模式、成全模式……等等不同的型態。不過，這些衆多名稱不同的型態，實際上，內涵有很多是相似或重合的，有學者就認為，繼瑞斯（Alan Race）之後，學界對於「宗教對話」模式的分類大體可歸納為排他論、兼併論、多元論和後現代四種（王志成，2003：44，47；王志成，2006）。<sup>3</sup>排他論認為信仰意義上的真理是終極且唯一的，只有一種絕對真實的宗教，只有委身這種絕對真實的宗教才能找到終極真理；包容論認為世界上的

<sup>3</sup> 當中，雖然尼特（Paul F.Knitter）彙整對話模式為置換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接受模式四種，潘尼卡（Raimon Panikkar）以排他論、包容論、平行論、相互參透、多元論等來分類（王志成，2002；王志成等譯，2001；王志成譯，2004）。他們二者的分類看似不同於排他論、兼併論、多元論和後現代模式，不過，並無本質性的差異，像潘尼卡的平行論可歸入多元論，相互參透則可歸併於相近的包容論，而尼特對宗教對話理論的分法，仍可歸納為排他論、包容論、多元論與後現代（王志成譯，2004；莊慶信，2005；黃懷秋，2006）。

宗教信仰是多種多樣的，神或上帝的啓示或救恩是具有普世性，不過，絕對性的宗教真理只有以基督宗教的方式顯現出來；多元論則認為，世界上的各種宗教信仰雖然十分不同，但對於終極實在均有同等有效的理解、體驗和回應；後現代模式強調不同宗教本質上是不同的語言系統，它強調各宗教間的差異性與多樣性。不過並不是意味著不對話，而是說，要將對話的焦點從改變或轉變對方或自己轉移到會促使彼此寬容的信息上（尼特，2003：149；王志成，2006；張志剛，2010）。簡言之，排他論、包容論、多元論和後現代可認為是中外學者達成一般共識的四種「宗教對話」模式。

而在排他論、包容論、多元論和後現代模式當中其實隱藏著「宗教對話」從具體的、狹隘的自我中心到相對抽象的、寬泛的共有中心的歷史發展脈絡。有學者也正是以這種脈絡方式對「宗教對話」加以總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王志成（2006）以基督教為軸心歸納的六類，以下簡述其類別與要義：

（一）教會中心的對話模式：只有通過教會人才有可能得救；

（二）基督中心的對話模式：耶穌基督被視為基督教各大教派的救主；

（三）上帝中心的對話模式：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共同所能理解的上帝，不過他們各自所理解的上帝仍有區別；

（四）實在中心的對話模式：類似於上帝的概念，不過要比上帝的詞義要廣，上帝是有神論者所指稱終極的用詞，而「實在中心」可認為是無神論者所指稱終極的用詞；

（五）問題中心的對話模式：是指「全球負責的」，即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普遍存在著苦難問題。<sup>4</sup>這種對話中心不在於彼此的教義、皈化對方或信仰的獨白，而是在於共同見證彼此的信仰，亦可理解為是一種間接對話；

（六）生命中心的對話模式：指人類生命，各大宗教都強調生命的重要，通過對話是爲了使生命圓滿。

從排他論、包容論、多元論以及後現代模式當中隱藏著六類「中心」的歷史脈絡來看，很顯然，它們之間是存在某種關聯。的確也是如此，像「排他論」可對應「教會中心」與「基督中心」；「包容論」可對應「基督中心」或

---

<sup>4</sup> 尼特提出三類的「苦難問題」：（一）貧困；（二）暴力：武裝暴力、種族暴力、家庭暴力等；（三）：人類對地球資源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過度、貪婪的開發（卓新平，2003：151-152）。

「上帝中心」；<sup>5</sup>「多元論」與「後現代」則可分別對應「實在中心」與「問題中心」和「生命中心」。<sup>6</sup>如果依以上的概念和歸類來看，我們可以初步的判斷此次萬金天主堂與宗天宮對話活動的相關分析視角，應該主要對應到「實在中心」、「問題中心」、「生命中心」或「後現代」模式。因為「教會中心」連基督教三大教派（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之間都難以進行對話，「基督中心」也僅侷限於基督教三大教派之間，而「上帝中心」也只是擴大到均認可亞伯拉罕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不過，當深入瞭解此次活動，可以發現它實際上也牽涉到「排他論」或「包容論」等模式的問題，<sup>7</sup>原因在於此次慶典式對話活動能夠順利舉辦，當中亦涉及信仰底綫的拿捏或儀軌進行方式的商榷、以及信眾的反對與批評等問題。

而與對話模式具有相互影響的對話態度或原則，Leonard J. Swidler（1990）所歸納的十項法則被認為是較為完備的，在此簡述其核心要點：

（一）對等的態度與原則：1.要瞭解到對話是一種雙向溝通，所以對話者能從中彼此學習、互相改變。2.對話者應保持彼此忠誠。3.對話時，理想要和理想比較，現實要和現實比較。不應將二者錯開比較。4.對話應在平等地位中產生。5.應該互相信任；

（二）開放的態度與原則：1.除了在自身團體之內進行對話之外，也應在不同宗教或意識型態之間進行。2.在對話前，不應對彼此的差異存有任何成見或未經確認的定論。3.對於自身及自身的宗教傳統，應該保持自我批判的態度；

（三）瞭解的態度與原則：1.對話者應該確認自己的信仰，並能在對話中辨識出屬於自身信仰的內容。亦能通過對話而獲得改變、成長和深化。2.應該運用

<sup>5</sup> 「包容論」認為除了基督宗教是絕對性的宗教，其他宗教不具有相同的真理，但是認為非基督徒也可能接受上主的救恩。所以包容論從「真理」的層面來看，它大致可對應「基督中心」模式，但從「救恩」的層面出發的話，它可對應更為寬泛的「上帝中心」模式。

<sup>6</sup> 多元論的代表人物希克（John Hick）在後期為了納入無神論的宗教觀，已將「上主」改稱為「實在者」（the real）（轉引自莊嘉慶，1997：108），雖然其早期是指向「上帝中心」，但隨著其後期的變化，筆者認為用「實在中心」來對應「多元論」似乎更為貼切一些。

<sup>7</sup> 為了撰寫上不至於冗長，此處與後文中出現其中一類的對話模式名稱，亦表示包含與其相對應另一類，如文中的「排他論」，亦可認為是「教會中心」與「基督中心」模式，反之亦然。

創造性的想像力及直覺，嘗試從內部去瞭解對方的宗教信仰或意識型態（莊嘉慶，1997：77-79）。

不過，筆者以為 Song, Choan-Seng 以七個階段（stages）的方式所總結的態度與原則對 Swidler 的十項法則有補足之處。一個是，其「對話的轉換」（dialogical conversion）階段所要達到的「精神共同體」（spiritual community）是 Swidler 所沒有的；另一個是，其帶有步驟式的對話程式，可認為亦是宗教對話的態度與原則之一，而這也是 Swidler 所沒有涉及的。當然，若反過來看，Swidler 的十項法則仍是比 Song, C.-S. 來的更加完備，不過，在此並無意要比較孰優孰劣，而旨在能夠以相對整全的對話態度與原則來作為本文分析的對照。以下亦簡述 Song, C.-S.（2005：123-142）的核心要義：

（一）另一邊的房間（the room on the other side）：不可僅躲在自己的房間憑空想像對方的宗教文化與宗教經驗，而是要踏入對方的宗教文化脈絡；

（二）在不熟悉中尋找熟悉（search for familiar in the unfamiliar）：要揚棄「宗教自我」（religious egos）中心的對話心態，同時要讓自身對對方的理解從陌生到熟悉的轉變。這其中，不僅要從容易認出的宗教體制、教義、藝術等外表形式，亦要尋找對方內在的事物與深層文化的內涵；

（三）這個房間是不同的！（this room is different！）：反思自身過去的宗教經驗與知識；

（四）在陌生之地書寫自身故事（writing our own story in strange lands）：在沒有深入瞭解對方的心理以及靈魂深處所發出的聲音時，不要隨意評論與妄下斷言；

（五）祝福無知（blessed ignorance）：要察覺與坦誠自身對對方宗教的誤解和無知；

（六）兩邊一致（bilateral agreement）：學習彼此信任、吐露真心話與表達真誠；

（七）對話的轉換：不同的宗教信徒通過宗教對話達到精神共同體的異象（vision）之中。

對於 Swidler 十項法則所歸整的三大類：（一）對等；（二）開放；以及（三）瞭解的態度與原則，筆者以為不夠整全，從具體的十項法則概念來看，像（一）的「對等」若增加「互信」為「對等」與「互信」；（二）的「開放」

增加「反省」為「開放」與「反省」；(三)的「瞭解」增加主動式更強的「求知」為「瞭解」與「求知」似乎要更為合宜。不過這樣的修改亦難以體現出原有十項法則的細節，在此的修改也只是想與 Song, C.-S.的七個階段有個連結，以便更易於本文分析的進行，而當正文中要進行具體分析時，還是需要回到兩位學者具體的意涵中。如果依照修改後的態度與原則，Song, C.-S.七個階段中除了(七)之外，其餘六項大致都有所對應，像(六)可屬於「對等」與「互信」部分；(一)、(三)、以及(五)可歸為「開放」與「反省」部分；(二)、(四)則可歸為「瞭解」與「求知」部分；至於最後一階段(七)，筆者以「合一」的態度與原則來稱之。

結合上述對「宗教對話」的模式概念、態度、原則、步驟等的探討，以及田野訪調與文本資料整理，本研究提出四個面向的對話視角以及當中所伴隨的態度與原則作為本文的分析取徑：其一，在此次慶典活動中雙方宗教信仰所堅守的底綫或對慶典儀式的期待，即無法調和、不可退讓、或不可越過的界限。可認為是排他性的「宗教自我意識」界限（莊嘉慶，1997：89）；其二，慶典儀式進行時，雙方在具體空間、時間上的無交集，即雙方儀式各自進行的部分；其三，具體的、可進行對話的條件，如地域環境、相似的宗教特徵、可對話協商的態度等；最後，儀式進行中交集與互動的部分。以上前兩個面向在宗教對話模式上大致可對應「排他論」與「包容論」的範疇，後兩個面向大致可對應「多元論」、「後現代模式」的範疇。對前兩個面向的探討，一方面為了解萬金天主堂與宗天宮在此慶典活動中的限制與困難，另一方面亦為了把握雙方在無具體交集時的儀式呈現，以理解慶典對話中的差異；而對後兩個面向的探討，一方面為補足對前兩部分中的限制與困難的理解之外，亦在於瞭解此次慶典活動能夠舉辦的機遇、在差異化中如何協調融合、以及與會議桌式對話相比所具有的特徵等。由於這四個面向在此次慶典活動中並非涇渭分明且時常混合一起，此外，也考慮到文章撰寫與閱讀上的需要，故本文不以四個面向的依序方式來安排文章章節，而是將四者糅合大致依照活動的時間進程來撰寫。

## 參、萬金聖母聖殿與萬巒宗天宮的背景簡介

雖然在近現代，台灣傳統宗教常被打壓、歧視與邊緣化（王鏡玲，2016：20-23），但台灣的宗教多元性並沒有因此而消失，據內政部統計，現在台灣主要地區的宗教類別有 22 個。<sup>8</sup>而萬金天主堂與宗天宮所在的屏東萬巒鄉，其宗教文化亦呈現多元性的特徵，據統計萬巒鄉至少有 55 間不同類型的民間寺廟，具體的類別包括 22 間「……宮」、4 間「……祠」、1 間「……庵」、9 間「……廟」、5 間「……寺」、3 間「……殿」、1 間「……園」、8 間「……堂」，主祀神明也極為多元。<sup>9</sup>雖然多元，但不同宗派信徒在宗教儀式與日常生活間亦有互動和保有密切的關係。如本研究所關注的萬金天主堂區所在的萬金、赤山、佳佐等村，在每年 12 月 8 日<sup>10</sup>萬金天主堂聖母遊行的特別日子，許多民間信仰的信徒會準備鞭炮、煙火在聖母轎經過時燃放，有如迎接廟宇神明般，也有人會在家門口放置茶水飲料、水果等供遊行隊伍食用。遊行途中，不僅教友間，連其他信仰的信徒也會互道「天主保佑」。而在日常生活中教友與非教友之間更是有大家都是親戚的自我認同（戴文鋒，2013；陳怡君，2013，2017），筆者在 2019 年與 2020 年的實地考察中亦有發現相似的現象。

萬金天主堂是台灣最早的一座宗座聖殿，亦是縣定古蹟。它是天主教第二次來台所建立最早的教堂之一，也是 1859 年由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來台傳教所建立的第二個傳教據點，地址位於屏東萬巒鄉東緣大武山山腳下。當時由於天災人禍，他處族群搬遷至此地並接受天主教信仰，教會將購買土地以低廉租金租給當地天主教徒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sup>11</sup>使得教會在當時持續穩定成長，加

<sup>8</sup> [https://www.moi.gov.tw/dca/02faith\\_001.aspx](https://www.moi.gov.tw/dca/02faith_001.aspx)，瀏覽時間 2020/7/1。

<sup>9</sup> 「寺廟」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的統稱，不過筆者認為此為「至少」的數據，具體的數字應該更多，如本研究所關注的「萬巒宗天宮」便沒有統計在內。此外，這裡統計的數據亦不包括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等，因此，若以此計算萬巒的宗教情況，呈現的數量應更多。統計數據參閱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網站，[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temples/PingtungCounty/wanluan?b\\_start:int=20](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temples/PingtungCounty/wanluan?b_start:int=20)，瀏覽時間 2020/12/5。

<sup>10</sup> 具體是哪一年開始，已不可考證。另外，為配合西式週六日的工作時間，選用每年最為靠近 12 月 8 日的星期天舉行聖母遊行。

<sup>11</sup> 據萬金天主堂的相關公告，這樣的租借關係，現今在萬金天主教社群仍然存在。



之天主教徒教內通婚等「傳代教」的信教模式形成（黃子寧，2006）。天主教社群的生活模式逐漸在當地形成，天主教信仰也成為當地社會生活的制度性模式（shepherd,1996：126），逐漸形成了以萬金天主堂為中心的「教友村」。特別是每年12月的主保瞻禮及聖母遊行等儀式，以及從2011年開始圍繞萬金天主堂展開的「萬金聖誕季」文化觀光活動更是形塑了萬金社群的天主教文化與地方慶典，並成為當地文化的一部分。在宗教信仰分佈上，萬金天主堂的教友主要分佈在萬金與赤山村，萬金教友人數約佔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赤山教友則少一些，約佔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陳怡君，2017）。

宗天宮於2014年由樹德科技大學王崇禮老師奉上蒼玉皇上帝及笨港口宮媽祖托夢領受「玉旨」興建。其祖廟為道教笨港口港口宮，這也是此次「讓愛起飛」活動，笨港口港口宮聖母也參與其中的原因。<sup>12</sup>宗天宮在2015年經內政部批准，於2016年12月動土，並於2017年臨時行宮安座，其地址位於屏東縣萬巒鄉民和路與重慶路口。根據現場考察，宗天宮的正式宮廟目前並沒有興建完成，相關宗教活動仍在臨時行宮中進行。宗天宮供奉23位不同的神明。<sup>13</sup>其創辦人王崇禮有「問神達人」稱號，他的身影活躍於台灣各大電視節目，<sup>14</sup>並時常開辦與宗教相關的講座，其專屬臉書亦有十多萬粉絲按贊追蹤<sup>15</sup>（與其相比，有百年歷史的板橋慈惠宮按贊追蹤粉絲僅為一萬六左右），<sup>16</sup>可以說，其個人影響力讓宗天宮成為連結本地信眾與全國信眾的重要宮廟，此次活動能夠舉辦也與此有著直接的關係。

此次「當東方聖母遇見西方聖母——讓愛起飛」慶典式宗教對話活動雖由萬金天主堂與萬巒宗天宮舉辦，不過具體參與的態像/神尊除了萬金無染原罪聖

<sup>12</sup> 雖然高雄梓官城隍廟不是其祖廟，但對宗天宮的創辦亦有著至關重要的幫助，這也是此次活動高雄梓官城隍爺也參與其中的緣由。[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73958369435926&id=247244925440612](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73958369435926&id=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 2020/12/5。

<sup>13</sup> <https://www.ttkca.org.tw/>，瀏覽時間 2020/7/1。

<sup>14</sup>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bjpW4YHiGd9Bk\\_MEIzeW0w](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bjpW4YHiGd9Bk_MEIzeW0w)，瀏覽時間 2020/7/4。

<sup>15</sup> <https://www.facebook.com/%E5%95%8F%E7%A5%9E%E9%81%94%E4%BA%BA-%E7%8E%8B%E5%B4%87%E7%A6%AE%E8%80%81%E5%B8%AB-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 2020/7/4。

<sup>16</sup> <https://www.facebook.com/BanQiaoCiHuiGong>，瀏覽時間 2020/11/5。

母瑪利亞、宗天宮媽祖之外，還包括道明會會院法蒂瑪聖母、前文提及的笨港口港口宮媽祖，以及高雄梓官城隍廟城隍爺。

## 肆、內-外的對話與慶典形成

「讓愛起飛」活動由宗天宮創辦人王崇禮老師發起，並在萬金天主堂李漢民神父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舉辦。從王崇禮第一次發起邀約到最後確定舉辦歷時三年多。<sup>17</sup>這當中經歷邀約、婉拒、協商、退讓等歷程。從整體來看，此次活動的主要負責方是宗天宮，宗天宮亦更為積極、主動，相對而言，萬金天主堂則是配合的角色。

### 一、對話的背景、困惑與疑慮

台灣本土宗教對於宗教間的對話，或相關宗教交流活動是習以為常的，台灣有很多人自認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研究人員與學者估計，有多達 80% 的人口信奉某種形式的傳統民俗宗教，而這類民俗宗教經常與個人信奉佛、道、儒教或其他傳統宗教又有所重疊。<sup>18</sup>可見，對於台灣人來說多重信仰常是「混合」一起，而「混合」觀點下的宗教通常都對宗教對話有濃厚興趣，也努力尋求在跨宗教的組織及其對話場合中露面（黃懷秋，2013）。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天主教「同台」舉辦活動，或許也自然是其「傳統」的一部分。實際上也是如此，宗天宮上下人士以及宗天宮的臉書、Youtube 所查閱到的留言幾乎都是讚美與認同之聲，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為神明做事是很有榮幸的，也讓傳統文化跟西方文化蹦出新滋味」，<sup>19</sup>再如「祈願大同世界早日到來」、「這個活動很

<sup>17</sup> 王崇禮老師說是三年多，李漢民神父說是五年多，但筆者認為李漢民神父應該為口誤，因為按宗天宮 2014 年才領受「玉旨」的時間推斷，三年多更為合理。

<sup>18</sup> 根據美國在台協會 2020 年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2019 年台灣部分〉，<https://www.ait.org.tw/zhtw/2019-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taiwan-zh/>，瀏覽時間 2021/3/1。

<sup>19</sup> <https://www.facebook.com/247244925440612/posts/1075416302623466/>，瀏覽時間 2020/7/4。

前衛也突破性，將是大創舉」、「拜託北部也來一場」等等。<sup>20</sup>在訪談中，亦瞭解到宗天宮上下人員在是否舉辦這場慶典活動並無爭議，其活動前的主要任務是人員召集，志工的培訓，<sup>21</sup>以及與各單位部門任務的合作和協調等。<sup>22</sup>

然而，此次宗教對話活動對於萬金天主堂來說則有許多疑慮，如同李漢民說道：「大概我們沒有必要參與這樣的宗教交談吧，另外也不知道這樣的衝突在現場會發生什麼意想不到的事」、「聖母媽媽與道教聖母會面，是歷史上第一次，不可諱言的眾多教友內心充滿疑慮。」<sup>23</sup>確實如此，有教友就批評說：「天主教會內，天主聖母瑪利亞是天主之母，天地的母后和全人類的主保。沒有什麼『東方聖母』或『西方聖母』這樣不倫不類，違背教義的悖逆之言。」<sup>24</sup>還批評「為了交流可以違背信仰的基本教義和信德嗎？難道我們對天主的信德是要去在乎教外人或教內人說那些有的沒有的事嗎？或是要去關心他們或你們用什麼心態來看我們教友呢？違背天主的信仰和信德才是基督徒的傷害。」<sup>25</sup>實際上，「宗教對話」成為天主教的正式行文，嚴格來說已有半個多世紀，<sup>26</sup>且從一九六三至一九九五年，羅馬天主教官方也有發出三百三十一份與宗教對話有關的正式文檔（Gioia,1997）。並且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也以不同形式進行宣導，如 2015 年 9 月 25 日，世界各宗教領袖與代表彙集在 9/11 紀念堂的地下室，天

<sup>20</sup>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69171423247954&id=247244925440612](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69171423247954&id=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 2020/7/4。

<sup>21</sup>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97312387100524&id=247244925440612](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97312387100524&id=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 2020/7/4。

<sup>22</sup>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91901937641569&id=247244925440612](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91901937641569&id=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 2020/7/4。

<sup>23</sup> 參閱天主教高雄教區-萬金聖母聖殿臉書專頁 2018 年 12 月 27 日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search/?query=%E8%AE%93%E6%84%9B%E7%9B%B8%E9%81%87%E4%B9%8B%E8%B7%AF&epa=SEARCH\\_BOX](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search/?query=%E8%AE%93%E6%84%9B%E7%9B%B8%E9%81%87%E4%B9%8B%E8%B7%AF&epa=SEARCH_BOX)，瀏覽時間：2020/7/6。

<sup>24</sup> 參閱天主教高雄教區-萬金聖母聖殿臉書專頁 2018 年 10 月 11 日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瀏覽時間：2020/7/6。

<sup>25</sup> 同上 24。

<sup>26</sup> 天主教的合一運動始於 1964 年梵二公佈的《大公主義》法令，「大公運動是指適應教會各種需要與時代的要求，為推動基督徒的合一，而發起組織的各種活動與措施」（輔仁神學著作編輯會編輯，1996：36）。會議同時鼓勵天主教徒與其他非基督宗教多交流溝通（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1974：643-49）。

主教教宗方濟便借此機會宣導：「我反對一切企圖旨在建立僵化的一致性，我們能而且必須在我們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多樣性的基礎上建立統一，我們要大聲疾呼，反對一切妨礙我們團結的事物。」<sup>27</sup>而萬金天主堂除了每年 12 月 8 日在萬金遊行時與當地其他宗教信仰有互動之外，在 2008 年舉行的環島祈福活動中，也與遊經之處的民間信仰多有互動。如遊行至台南時，像大埔福德祠、小南城隍廟、六合境福德祠等廟宇的主事（主委）不僅在路旁擺起祝賀的花圈，也會在廟宇前擺起案桌，甚至還有民衆持香向聖母祭拜。此外，當廟宇的善男信女向聖母獻花時，神父也會以獻花回禮（戴文鋒，2013）。可見，一開始萬金天主堂為何沒有立即答應此次的「宗教對話」活動？想必不全是教義或經驗上的疑慮，那原因何在呢？

從田野訪談與資料的分析來看，其中的原因可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具體的，另一個是牽涉到相對抽象的「排他性」概念。具體的原因除了前述所引用的李漢民以及教友的話之外，主要還有：當地大部分教友覺得像擁有百年歷時的萬金天主堂大概沒有必要與其他宗教有這樣的交流活動；況且宗天宮還是剛成立的宮廟，而且還只有臨時行宮，對方是不是別有目的，想借此來提高自身名氣；也擔心這樣的活動會不會涉及到迷信的問題；萬金無染原罪聖母態像除了每年 12 月的主保瞻禮與兩次繞島遊行時有離開過萬金天主堂，其餘時間均沒有離開過，如果這次出堂，或許對當地教友的沖擊比較大等。在筆者看來，當地教友對此次活動的擔心與疑慮是有其道理的，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在台南與其他宗教信仰的互動，並不能算真正意義上雙方合作的宗教對話，它只是自發的一種互動，與此次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因此作為前鑒經驗的效力不大；其二，剛開始教會還沒有進行教義與神學上的教導，畢竟這樣的活動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其三，如在前文中所提及的，宗天宮剛成立不久，當時也只是臨時的宮廟建築體，其信仰底細為何？也不慎有把握，因為台灣亦有很多走向騙財騙色、利用超自然力量控制人的不甚正派宗教（黃懷秋，2000：78）；其四，從信譽與知名度來看，宗天宮也確實與擁有百年歷史的宗座聖殿差距甚遠；此外，

---

<sup>27</sup> [http://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15/september/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925\\_usa-ground-zero.html](http://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15/september/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925_usa-ground-zero.html)，瀏覽時間 2020/7/4。

萬金天主堂在此地已有百餘年，其各項儀式與宗教生活已非常完備、自足，並不需要借此活動增加或豐富宗教生活與心靈的滿足。

以上的若干原因確實是萬金天主堂要面對的，不過，卻並非他們拒絕邀約的關鍵所在，事實上，從後設的角度來看，以上的問題在慶典的成功舉辦都得以化解，像提出批評的教友，實際上也有參與當天的活動。可見，最重要的原因應該在於宗教信仰的「排他性」界限。在訪談中得知，剛開始王崇禮期望活動的形式是一同繞島遊行，或者，如果只是在萬巒當地舉行的話，在儀軌進行時，希望雙方隊伍能夠互相進入對方的殿/宮。而這種期望的活動進行方式，實際上是越過萬金天主教信仰所能接受的界限，是無法調和與不可退讓的。在對李漢民的訪談中，能夠很明確體會到這一點，他指出，宗天宮有許多的儀式、法事，還要請神明，如果雙方互進對方的宮殿或廟宇，教友是不可能同意的。而對於一同繞島，爭議也太大。<sup>28</sup>同樣，從後設的角度來看，雙方在協商慶典活動流程時，李漢民也表達要盡量避免中途雙方「神聖」儀軌的交集。所以最後擬定的儀式流程，只有到綠核心公園，雙方隊伍才有交集，並且在交集後的活動中均沒有任何顯性的宗教儀式。

需要補充的是，對於此次活動萬金教友也並非都是反對聲，持支持態度的教友就指出：「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最好。臨近的非教友，極少接近教堂，認識聖母，這次的活動是一個介紹天主教給非教友的大好機會，願把我們信仰基督的美好，分享給其他的人，大家一起來參與這次的盛會。」<sup>29</sup>還有教友表示，天主教所信仰的是天主，並不是瑪利亞，所以這樣的交流活動並沒有什麼不可。在田野調查過程中，一位修女也對筆者表示，這個活動的舉辦是一件好事。此外，亦有部分教友在理念上雖然不理解或不同意，可是信任聖母與教會的決定，在行動上則採取積極的態度，就像李漢民所說：「有的教友在神學教理上，或許對此交流活動也不一定很清楚，但在那籌備期間，整個人參與當下；

<sup>28</su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qgF2E6lB9Q&t=251s>；瀏覽時間 2020/7/5。

<sup>29</sup> 參閱天主教高雄教區-萬金聖母聖殿臉書專頁 2018 年 10 月 3 日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permalink/1988360297894935>，瀏覽時間 2020/7/5。

也有些教友不是很認同所有活動內涵，但決定要做時，卻抓住能付出的點投入。」<sup>30</sup>

## 二、「教育」的學理鋪陳與宣導

由於這次活動萬金天主堂教友間不能達成統一的價值認同，雖然活動已確定要舉辦，但其中所隱藏的矛盾衝突，則需要教會去解釋和引導。李漢民在訪談中也指出，教會負責人方面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對教友要有一些教育。這或許正如黃懷秋（2000：78；2013）所言：「[台灣]天主教徒兼顧宗教交談和作為天主教徒的『交談者身份』需要進行培訓」與「宗教教育」。因此，一方面，教會傳協會眾理事與各善會，盡力帶動各個角頭教友來幫忙工作，全力安撫協調；另一方面，教會對教義、神學理論也進行合理化闡釋與宣導。

在闡釋與宣導上主要有兩大努力，一個是神父在出門開會、演講、彌撒時，借由活動海報來向教友做宣傳和解釋。從信仰教義上闡明其合理性，消除教友心中的不安與疑慮，也說明這次活動是一件美善的事，且對於福傳具有重要意義，以此凝聚教友。

另一個是在天主教高雄教區-萬金聖母聖殿臉書社群發佈五篇有關「當東方聖母遇到西方聖母」活動的系列文章。系列文章一，是藉由教宗的一問一答啟文，教宗問到「天主教和路德宗教，誰比較好？」教宗自答到「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最好」。文章藉由教宗所說「一起」的時候最好，來開宗明義指出，天主教應該要有包容的心去接納不同的他者宗教，以此消除不同宗教間的衝突與教友心中的「敵對」認識，從而建立一種大愛的情懷。文章一中還貼出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所發佈的一份宣言：〈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中提到「普遍性的友誼」，來規勸信徒們要「以明智與愛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談與合作。」可以看到，文章一是在於藉由教宗及大公會議的權威性，來闡釋這次宗教對話活動的合理性，以此解開教徒心中的顧慮；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同樣以「一起」為核心主題，主要內容是在於將教徒的心引向聖母瑪利亞，並經由她讓所有的人可以一起奔向耶穌；系列文章三則講述從第一至第九鐸區已有 800 名

<sup>30</sup> 參閱天主教高雄教區-萬金聖母聖殿臉書專頁 2018 年 12 月 27 日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permalink/2113213358742961>，瀏覽時間 2020/7/5。

教友報名參與此次對話活動，並發佈教友們手工製作用於傳遞「慈悲心、聖母心、平安福、喜樂恩」的3000顆「平安慈悲聖母祈福卡」，而這些「祈福卡」會在活動當天贈送給來參與交流活動的每一個人，以此表達每個人在此次活動中都能把天主的慈悲、聖母的仁愛帶回家。文章三中還回憶早年西班牙傳教士們走出教堂，踏入社會，把握機會進行福傳，將福音帶到萬金的事蹟；系列文章四則引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中的一段話，即教會憲章第二章〈論天主子民〉中所談及的「論非基督徒」，這段話是在表明非因自己的過失而尚未認識天主的人同樣是可以得到永生，或者被視為接受福音前的準備。在文章四的結尾處還引用「往訓萬民」的命令，以此表明要讓自己成為他人的福源，而這次的活動正是成為福源的機會；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是以「傳遞平安，延續福」作為其主要的焦點，文章解釋了猶太人彼此問候的「Shalom」意涵，以此帶出耶穌是這「平安」與「福」的源頭，並且也指出耶穌通過自己的死與復活將這「平安」與「福」賜給眾人。因此也鼓勵教友透過這次活動將「平安」與「福」留給來參與活動的每一個人。<sup>31</sup>

以上五篇系列文章的核心內容可歸納為，解釋了此次活動是天主的「命令」與教友福傳的使命，在教義上也具有合理性。不過，這裡有一個現象是，對於這五篇文章中涉及到的教義，萬金教友並無過多討論，反而對文章三中所提到的「祈福卡」的製作，教友彼此間互動與反應的態度要更為積極與熱烈。<sup>32</sup>這種現象的出現，或許意味著「宗教對話」活動中所帶出的對話態度，或對話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情感的交流，亦是教友所看重的，而不僅僅只是「宗教對話」方面的教義知識。

### 三、活動事項協商與擬定

李漢民個人對此次活動從一開始便是保持樂意與開放的態度，他認為這個活動算是好事，是天主教與其他宗教之間交流與宗教教育的機會，其實，若單

---

<sup>31</sup> 參閱天主教高雄教區-萬金聖母聖殿臉書專頁 2018年10月3日、10月8日、10月10日、10月12日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瀏覽時間 2020/7/7。

<sup>32</su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permalink/1995296633867968>，瀏覽時間 2020/7/7。

從李漢民的態度來看，雙方進行此次活動的合作想必無太大問題，而這似乎也從側面意涵了「排他性」的界限問題是活動能否舉辦的重要條件。王崇禮因著個人的身份與名氣，加之積極聯絡李漢民神父，李漢民之後便在各式會議中將此次活動提出商討，也積極詢問高雄教區主教劉振忠的意見。在取得劉振忠主教的同意，並在聖殿傳協會決議通過後，萬金天主堂決定舉辦此次活動。不過，活動的形式也並非一下子形成，像早前李漢民便建議雙方是不是可以先進行社會公益或慈善的活動，如掃街、對獨居老人的關懷等，但王崇禮覺得這些社會公益活動其它宗教都能做；李漢民也提議是否可以先有一些簡單的宗教對話活動，等時機成熟了再來協談舉辦慶典式的活動，但王崇禮則希望能夠早一點舉辦等。在協商當中，王崇禮對共同乘坐熱氣球——「讓愛起飛」及活動意義主軸的提出，可以說是雙方達成活動共識的重要轉折點。在經過幾輪的相互協商之後，基礎共識才越來越明確，主要的會議大致進行了三至四次，會議中除了雙方主要負責人之外，亦有萬巒鄉公所的代表，以及承辦此次活動的公司人員。整體活動的時間、儀式流程架構、資金使用、進場形式、責任分配等均在這幾次的會議中商定，平時零星的商討則主要在 Line 中溝通。此次活動的流程如表 1。<sup>33</sup>

## 宗教研究

<sup>33</sup> 原先定的時間是 15:00 點出發，但考慮到當天天氣的原因，雙方協商後改為 14:30 出發。此外，此次活動的時間流程表從 2018 年 8 月至 10 月有不同的版本，本研究參考離活動最近的 10 月 15 日發佈於臉書的流程表公告以及 10 月 18 日記者會新聞公告的流程表。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98535293644900&id=247244925440612](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98535293644900&id=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 2020/12/12；<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43978>，瀏覽時間 2020/12/12。



表 1 活動流程表

2018 年「當東方聖母遇見西方聖母——讓愛起飛」	
活動流程表（地點：屏東萬巒鄉佳興路 46 號綠核心公園；日期：2018 年 10 月 20 日）	
時間	內容
14：30	萬巒宗天宮遊行隊伍從宗天宮啓程出發
	萬金天主堂遊行隊伍從萬金天主堂出發
14：30-15：50	雙方隊伍遊行踩街
15：50-16：05	雙方隊伍在綠核心公園會合與進場
16：10-16：15	十鼓擊樂團表演「雷婷再見」
16：15-16：30	長官致詞
16：30-16：50	東西方聖母態像/神尊共乘熱氣球
16：55-17：10	雙方進行文化交流，互贈匾額
17：10-17：40	雄頌管弦樂團及屏東萬金聖詠團、天主教增德兒童少年合唱團、高雄市彩棋合唱團演出
14：30-18：00	美食及公益市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訪談中瞭解到雙方在對活動進行中的儀式流程、慶典道具安排、責任分配、資金使用等的協商均較為順利。宗天宮負責了此次活動的絕大部分任務，像各單位的協辦事項、當天的交通管制等均由宗天宮協調，以及活動的大部分資金也均由宗天宮負責。整場活動大概只有贈送宗天宮的匾額「聖德參天」，是由萬金天主堂自行花費購置之外，其餘便無直接的資金使用。在推動此次活動的進行，王崇禮與宗天宮更為主動與積極，在時間上也顯示出一定的緊迫性（宗天宮需要蓋正式的宮廟建築），這些某種程度上也導致萬金天主堂教友認為宗天宮要促成此次活動是否有其它用意，而不只是簡單的為了雙方宗教跨世紀、歷史性的交流，或通過活動將雙方聖母的慈悲與愛傳遞給社會。話說回來，如果撇開「排他性」的問題，假如宗天宮也是百年的知名宮廟，或許萬金天主堂教友在這方面的意見會少一些，以此來看，宗教對話中對談者在歷史文化或社會環境中有相近的背景或地位也許亦是對等與互信原則的重要前提。總

的來說，此次活動的主推方、以及主要負責方是宗天宮，可以說是王崇禮直接促成此次慶典活動。

#### 四、「老鄉」、「形象」、「遊行」與「傳遞愛」

王崇禮之所以有意推動此次活動的舉辦，其個人指出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擲杯出現「黏杯」而請示媽祖後被指示舉辦「當東方聖母遇見西方聖母」活動；<sup>34</sup>另一個是其發現，與宗天宮同在萬巒鄉的萬金天主教堂也有一位聖母，兩位聖母又都有聖德、慈悲與包容。<sup>35</sup>以下結合訪談、活動相關文獻的整理以及「宗教對話」的理論，對主要原因做進一步補充：

首先是同為「老鄉」，萬金天主堂與萬巒宗天宮同在萬巒鄉，除了同在一個鄉村有一定社會文化的共同基礎之外，兩宮殿之間合適的距離為活動的舉辦提供了地理條件，雙方道路之間的距離為 4.7 公里。並且雙方遊行隊伍步行至客莊綠核心公園匯合處，時間大概為一小時步程。李漢民也表示，宗天宮到綠核心公園的距離大約比萬金天主堂多 0.5 公里左右，大概在一小時左右雙方均能到達，所以距離和時間上都還算合適。這或許可以說，合適的遊行距離是萬金天主堂考慮的重要因素。

其二，是同為「聖母」的形象，雖然兩位聖母的外表長相與裝飾有著天壤之別，但如王崇禮所言：「西方聖母為聖母瑪利亞，東方聖母則是天上聖母媽祖，雖然名稱、時代背景環境不同，但聖母有著同樣的母性謙卑與堅忍，代表的聖潔、聖德及慈悲。那麼應該要舉辦一個以宗教交流為主軸的活動，讓聖母的愛、慈悲、聖德傳播給更多的子民知道」，<sup>36</sup>可以說同為「聖母」的形象為活動的舉辦提供了共同的語境基礎。

其三，則是相似的「遊行」儀式，萬金天主堂聖母瑪利亞的遊行活動，從 1859 年開教以來，每年 12 月 8 日皆舉行聖母遊行踩街。猶如 Van Genep, A. (2004) 所指出，信眾參與宗教慶典會有再次參與的意圖。聖母遊行已成為萬金當地居民日曆性的慶典與常態化的「年事」。聖母遊行作為一種特殊的實踐，

<sup>34</sup>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23198194511942&id=247244925440612](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23198194511942&id=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 2020/12/12。

<sup>35</su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HWIHUYL0Y&t=359s>，瀏覽時間 2020/7/6。

<sup>36</sup> 參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HWIHUYL0Y&t=63s>，瀏覽時間 2020/7/6。

在扛抬聖母轎與徒步遊行的儀式化行動中……塑造出他們做為萬金天主教社群的獨特認同（陳怡君，2013）。此外，萬金天主堂的聖母瑪利亞也已完成兩次繞島遊行。<sup>37</sup>而媽祖的遊行或繞境遊行，在台灣的历史則更為悠久，也更是眾人所熟悉的慶典。可以說，相似的「遊行」儀式讓雙方的宗教對話在儀式的實踐上有了結合點。

此外，是「傳遞愛」意義主軸的擬定。此次活動的主軸主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宗教交流，另一個則是在於傳遞兩個宗教、兩位聖母的慈悲與愛。李漢民在訪談中指出，雙方如果只是遊街或相遇，意義並不大，而王崇禮提議讓雙方的聖母共同乘坐熱氣球來象徵愛的傳遞的想法則比較好。可以看到，透過藉由共同乘坐熱氣球升空的象徵、活動現場王崇禮與李漢民的互問問題、以及活動當天的公益市集等，來代表愛、和平、慈悲與包容，都較為符合雙方宗教信仰的價值觀。或許也正如尼特（2003）所提到每個宗教都關注「全球負責的」的問題，讓萬金天主堂亦有共鳴，而且也讓活動的焦點從有可能產生衝突的「宗教儀式」轉移。這些有可能都是萬金天主堂之後積極回應此次活動的重要原因。

## 伍、從「啟程」到「回府」：儀式實踐與信眾觀念再論

聖母瑪利亞的遊行與聖母媽祖的遊行，都是雙方重要的傳統慶典儀式，從對仗次序、遊行旗幟、「道具」使用、聲樂號角或讚美歌曲都有各自宗教儀規，然而，此次為了活動能順利進行，雙方在符合各自宗教儀式規範的基礎上也有進行相應的調整。此外，活動後，信眾也仍投以關注，特別是天主教教友更是論爭激烈。

### 一、「道具」的記號與連結

此次「讓愛起飛」活動有幾樣較為重要的「道具」：萬金天主堂的「讓愛起飛」紀念T恤、「平安慈悲聖母祈福卡」（以下簡稱「祈福卡」）；宗天宮的紀念T恤、帽子；以及雙方共同有的「東西方卡通聖母像」、印有「東西方卡通聖母

---

<sup>37</sup> 第一次為1991年；第二次為2008年。

像」的白色大氣球與熱氣球、以及印有雙方宮/殿名稱的氫氣球。

萬金天主堂的紀念 T 恤由方秋靜修女發起製作，T 恤以白色為主題色，前部印有方形圖案，圖案以天藍色為底，以萬金天主堂無染原罪聖母態像的胸像為主視覺，並輔有「讓愛起飛」活動標語的字樣，紀念 T 恤費用為 300 台幣，所賣盈餘經費贊助當天教友遊行的花費。宗天宮的紀念 T 恤與帽子則以粉紅色為主色，沒有像萬金天主堂印有神祀的圖案，而是印製宗天宮的宮標與「2018 當東方聖母遇見西方聖母」的標語。宗天宮的紀念 T 恤與帽子則是免費贈送給當天參與的信眾。身穿紀念 T 恤的人群在活動當天的現場隨處可見，統一的紀念 T 恤，讓活動現場的人員彼此區分，也讓彼此相認，是現場交流、共融的一大記號。



圖 1 祈福卡



圖 2 東西方卡通聖母像

「祈福卡」（圖 1）<sup>38</sup>是萬金天主堂眾教友參與製作的「道具」（宗天宮則沒有組織信徒手工製作道具，另外在人事上，參與宗天宮此次遊行活動的服務人員也不像萬金天主堂為「固定」人員，而多為臨時招募而來的全國志工。<sup>39</sup>），本次活動所用到的「祈福卡」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最上方為掛繩，掛繩為白色、紅色、綠色等不同色系，顏色都較為鮮艷。掛繩與中間折疊的紙質四片方

<sup>38</sup>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posts/1995296633867968>，瀏覽時間 2020/7/6。

<sup>39</sup> <https://www.facebook.com/247244925440612/posts/1075183505980079/>，瀏覽時間 2020/7/7。

形相接處有一珠子，珠子顏色各異，有紅色、白色、透明色等。中間折疊紙質四片方形以大紅為主色，以綠色為點綴。四片方形折疊處印有「慈悲心、聖母心、平安福、喜樂恩」黃色字樣。祈福卡最下方為一長方形卡片，同樣地，折疊紙質四片方形與最下方長方形卡片由一個各色小珠子連接。卡片上面印有聖母聖殿、無染原罪聖母態像的圖案以及「祈福卡」的字樣，這樣的「祈福卡」共有 3500 份，在活動當天會贈送與會的教外人與教友。<sup>40</sup>「祈福卡」總體顏色鮮艷，透出喜慶之感，與華人逢年過節所掛燈籠的觀感極為相似，同時與本土宗教宮廟的燈籠等掛飾在觀感上也極為相似，不得不說這份「道具」卡給參與當天活動的觀光客以及本土宗教信眾以親切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教友與非教友，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心靈距離。

在雙方共同的「道具」中，「東西方卡通聖母像」（圖 2）<sup>41</sup>是出現在正式活動前的記者會現場以及印在正式活動當天的熱氣球上。記者會當天主辦單位的人員及嘉賓是將手中持有同坐熱氣球的「東西方卡通聖母像」紙板，貼於現場大幅宣傳板上作為記者會的高潮。正式活動當天，「東西方卡通聖母像」的巨幅海報則貼於熱氣上，是當天除舞臺以外主要的主視覺。而印有雙方卡通形像的白色大氣球直徑約為 150 公分，它是在雙方隊伍於綠核心公園會合之後，由現場眾多民衆舉過頭部像海浪一樣先行推入會場來引領雙方隊伍的正式入場。像卡通造型並帶微笑的東西方聖母形象以及熱氣球的卡通造型，筆者以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緩和/消解了兩個宗教間的衝突，或者說在雙方宗教「唯我」的神聖性中顯出一種無害、不對抗且融洽的形象，是帶有一種開放的姿態在面對對方，面對這場對話，這具有其積極的一面。然而，在「宗教對話」中有一項態度或原則是「學習」和「求知」，那麼，某種程度上與真實的媽祖與瑪利亞存有偏差的卡通化形象，是否有助於此項態度或原則呢？似乎還有待商榷。

另一個共同的「道具」是氫氣球，氫氣球是以白色為主色，並以紅色分別印製「萬金聖母聖殿」或「萬巒宗天宮」字樣。這次氫氣球作為「道具」的特

<sup>40</su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6349140762736/permalink/2113213358742961>，瀏覽時間 2020/7/6。

<sup>41</sup> 圖片來源：中央通訊社，2018 年 10 月 15 日，<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2549.aspx#.X93c4NgzY2w>。瀏覽時間 2020/12/19。

別之處在於，除了在活動現場隨熱氣球一同升天之外，雙方遊行隊伍從啓程到進入活動現場，均會同時手握「萬巒宗天宮」與「萬金聖母聖殿」名稱的氫氣球，並且，這裡的氫氣球也是雙方隊伍會合前，唯一出現在對方儀式或隊伍中的「形象」。以此來看，氫氣球不僅增加活動現場的氣氛，它更是雙方在不同空間中連結的標誌，是雙方共融的記號。

## 二、一種遺憾？未有交集的遊行踩街

萬金天主堂與萬巒宗天宮「啟程」前均有各自的儀式，萬金天主堂在遊行隊伍出發前，聖母態像及聖轎會被抬至聖殿正門處，整個儀式由劉振宗主教主持，李漢民神父輔助，儀式過程為：恭領「會前禱」祝聖降福、致辭，接著向參與遊行的各事物祝聖水、聖詠歌唱，隨後敲響聖殿的聖鐘，在鳴放起馬炮的同時遊行隊伍出發；萬巒宗天宮同樣有其儀式步驟：先點香稟報宗天宮眾神，並由宗天宮創辦人王崇禮點香並恭請宗天宮、笨港口港口宮聖母以及梓官城隍爺三位神尊上神轎，之後，當起馬炮、開路鼓聲響起，則遊行隊伍出發。

此次活動舉辦地點為接近兩宮殿中間位置的萬巒客莊綠核心公園，萬金天主堂遊行隊伍步行 3.5 公里可到達，萬巒宗天宮遊行隊伍步行 4 公里可到達。萬金天主堂遊行隊伍從聖殿出發，經由萬興路、建興路向右轉接光明路、佳興路，最後抵達萬巒客莊綠核心公園；萬巒宗天宮遊行隊伍從宗天宮出發，經由民和路進入豬腳街，向左轉接褒忠路、佳興路，最後抵達目的地萬巒客莊綠核心公園。這也是雙方第一次遊行此條路綫（圖 3）。據筆者田野觀察，雙方遊行路線所經之處，沿邊不見高聳建築，而是以民房與空曠的田野為主，路上的車輛來往也較稀疏，偶爾才會碰到一輛機車轟隆而過。在這平日較為安靜的鄉野環境中，遊行隊伍中的聖樂隊、青年讚美團與藝陣陣頭車所發出的金屬聲、人聲、鼓聲、鞭炮聲、以及噴吶聲，想必讓這個環境顯現一種與教友/信徒日常經過時極為不同的氛圍。而這種宗教儀式性的聲像往往又帶有某種聖界召喚的功能，如同 Genep 所提及象徵著死亡與重生的「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一樣（Canda, 1988：205-220；夏建中，1997：115），使人得以經歷一種猶如新生般的、重新面對自身平日的慣習與宗教經驗。這或許正是 Song, C.-S.（2005：128）所提醒的，在宗教對話中反思自身過去的宗教經驗與知識的階段，因為，

畢竟這條新的遊行路綫以及前方等待的儀式，對雙方來說都是陌生的、未曾有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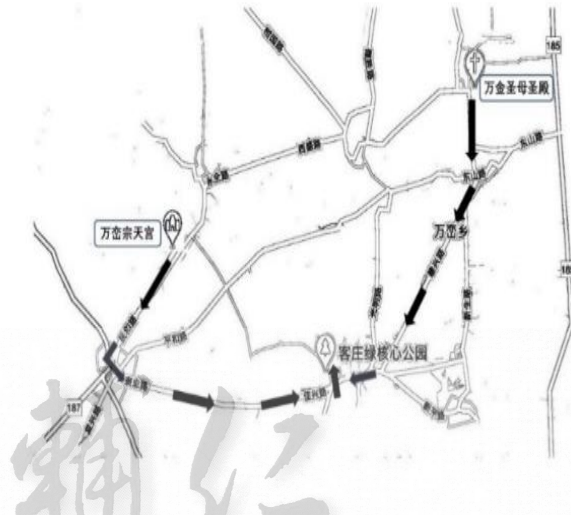


圖 3 雙方遊行路綫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萬金聖母遊行隊伍主要由八個方隊組成，隊伍最前方為聖十字架苦相前導花車，前導車為常用貨運車，車前方插有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萬金天主堂堂旗，緊接為高雄玫瑰教堂聖樂隊、道理班 12 位小天使、婦女會所舉得二十端旗、學生青年會，接續其後的是遊行隊伍的核心部分：萬金污染原罪聖母態像與道明會會院法蒂瑪聖母態像及聖母橋（由四輪的車推行前進，這與每年 12 月 8 日人工抬轎不同），在聖母橋之後的是高雄教區主教劉振宗及神父修女們、高雄教區第一至第九鐸區千名教友、教友花車以及末尾的萬金教友。隊伍綿延上百公尺，途中走走停停，路邊每隔不遠便會有當地居民或教友準備的水果、茶水、飲料。萬金天主堂聖母遊行的隊伍以及儀式，在以往每次大都相對固定，然而，此次與每年 12 月 8 日聖母遊行有兩個較大的區別：一個是沒有台灣其他教區的堂旗與教友方隊，主要原因是 12 月 8 日的慶典為每年固定的全台灣天主教參與的節慶，而這次的活動只是一次臨時的、地方性的堂與宮廟之間的交流；另一個不同的地方在於，隊伍到達活動現場，萬金聖母轎會卸下轎頂

再抬至舞臺上方，而平時則不會，這為了是在視覺觀感上能夠與其它幾位神尊達到同一高度而不至於太突出。

宗天宮的遊行隊伍同樣綿延上百公尺，隊伍由兩台台南青奇社漢樂團藝陣陣頭車吹著嗩吶配以敲鑼打鼓作為隊伍的領頭，<sup>42</sup>緊接其後的是宗天宮前導車，其上為宗天宮帥旗，隨後是類似古代帝王君侯出巡時的儀仗隊伍，手持「長腳牌」即一木牌，牌上寫有「恭迎」、「肅靜」、「迴避」等字樣，以及「執土牌」即各種兵器的三十六位執土。接著是保駕官旗、梓官城隍廟涼傘，緊隨涼傘之後的是此次擔任保駕官的高雄梓官城隍爺的神轎、宗天宮天上聖母涼傘與大聖母神轎，以及笨港口港口宮天上聖母涼傘與大聖母神轎。<sup>43</sup>隨從聖母神轎之後的是穿有宗天宮宮服的信眾、貴賓以及持有氫氣球、穿有此次活動紀念 T 恤衫的全台各地信眾。隊伍方隊明確，隨著陣頭車的敲鑼打鼓聲踩街前行。由於宗天宮安座不久，並無聖母遊行踩街之前例，不過若與台灣其它宮廟聖母遊行的隊伍對照，<sup>44</sup>宗天宮此次隊伍較為簡化。與萬金聖母的隊伍一樣，此次活動是宗天宮一次額外的交流活動，並非正式聖母媽祖日曆中的宗教慶典。雙方遊行隊列以及特徵與意涵整理如表 2。

## 輔仁 宗教研究

<sup>42</sup> 陣頭，為臺灣話之用語，指遊行的前驅，可通指民俗活動中游行的隊伍或表演的單位；根據實地調查所見，陣頭確為神轎、神像、花轎、靈柩等迎送物件的前導隊伍，具有開道、驅邪逐祟或遊藝、熱場之功能，召整表演隊伍參加迎神賽會或喜慶喪葬活動，稱為「出陣」或「出陣頭」（黃琬茹，2003：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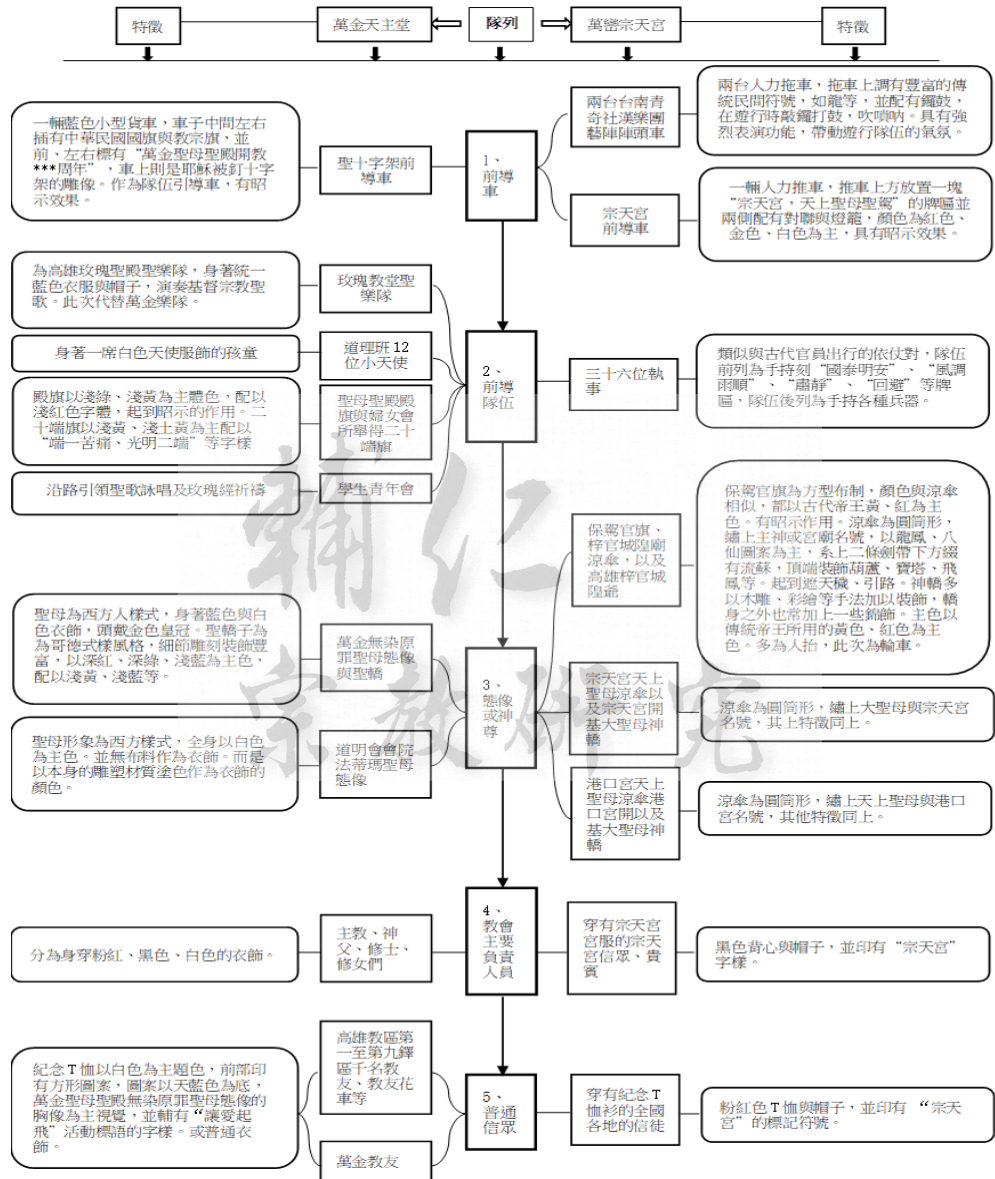
<sup>43</sup> 由於文獻與王崇禮等人對媽祖會有不同的稱呼，因此本研究中的「開基大聖母」、「天上聖母」等都是同指聖母媽祖。

<sup>44</sup> 如傳統陣頭規模最大、自發性參加人數最多的大甲鎮瀾宮，活動持續 9 天 8 夜。遊行隊伍有 1、報馬仔，2、頭旗、頭燈、三仙旗，3、開路鼓，4、駕前隊伍，含頭香、貳香、參香、贊香，5、繡旗隊，6、福德彌勒團，7、彌勒團，8、太子團，9、神童團，10、哨角隊，11、莊儀團，12、三十六執土隊，13、轎前吹，14、馬頭鑼，15、涼傘，16、令旗，17、媽祖鑾轎，18、自行車隊等十八個方隊之多。

[https://www.taiwangods.com/html/landscape/1\\_0011.aspx?i=39](https://www.taiwangods.com/html/landscape/1_0011.aspx?i=39)，瀏覽時間 2020/7/4。



表 2 雙方遊行列隊及其特徵與內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通過表 2，可以看出雙方隊列可歸為五個部分，以態像和神尊為中心，前後可分為前導車、前導隊伍、教會或宮廟主要負責人、普通信眾等，此為雙方隊伍共同的部分，只是比重不同。宗天宮的隊列基本可含括於黃文博（2015，25-27）所分的六大類藝陣之中。<sup>45</sup> 而萬金天主堂為西方外來宗教，其隊列雖不能完全按台灣民間藝陣來分類。但也頗有相似之處，如聖十字架前導車、聖母聖殿旗可歸為宗教性陣頭；玫瑰教堂聖樂隊、學生青年會也可歸屬於音樂性陣頭；而道理班 12 位小天使、婦女會所舉得二十端旗、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們以及高雄教區第一至第九鐸區千名教友、教友花車、萬金教友等與香陣的隊列則十分相似。其實，經由百餘年的本土化，萬金聖母遊行隊伍也顯示出本土藝陣的影子，如潘謙銘（2000：113）就提到早年萬金天主堂的遊行隊伍會有天神隊、棍仔隊、宋江陣、獅陣、花車、本地或外地非教徒的民間藝團不時插入贊助表演。雙方隊列雖有相似之處，但不同之處顯然更為明顯，像服裝或轎子的顏色、造型、裝飾等都凸顯雙方宗教十分不同的宗教性。不過，進一步說，若去除外在的造型、顏色、裝飾等，剩下的服飾、道具、聲音等骨架，如旗子、轎子、音樂等，似乎又可以認為它們內在核心是一樣的。在這同與不同之間，若雙方同街遊行，想必會有多重多樣的宗教對話空間，然而，很遺憾的是，此次踩街環節雙方隊伍並無直接交集，這也讓遊行踩街環節「宗教對話」的可能性與豐富性只能成爲一種想像。從眼前來看，這確實是一種遺憾，但若眼光放長，這也許並不全是憾事，因為這未竟之事所留下的「宗教對話」空間與想像，或許就會成爲下一次「宗教對話」發起的契機。

### 三、從神聖性到俗世性：儀式再造與精神的共同體

當雙方遊行隊伍行至綠核心公園門口會合之後，由雙方堂旗與宮旗作為排頭引領隊伍步入公園。道明會聖母態像、笨港口港口宮聖母、宗天宮聖母以及

<sup>45</sup> （1）宗教：具有宗教功能或信仰意義，如八家將、宋江陣、台灣獅、十二婆姐……等；（2）小戲：帶有民間小戲色彩，如車鼓花、桃花過渡、竹馬陣……等；（3）音樂：以演奏與歌唱為主要形式，如南管、北管……等；（4）香陣：附著或寄身於香陣行列中，如前鋒陣、路開牌、報馬仔、執事隊、繡旗隊……等；（5）趣味：純屬遊戲趣味和僅在增湊熱鬧，如跳鼓陣、山地舞陣……等；（6）喪葬：出現於喪葬禮俗或行列中，如牽亡歌陣、香亭……等。

梓官城隍爺神尊直接由人工手抬上至舞臺，而萬金無染原罪聖母態像則仍安坐於神轎上，連同神轎一併被抬至舞臺上安放。這是由於萬金聖母態像的造型若缺乏輔助物件，重心不易平穩，因而不易於分開單獨放置舞臺。在訪談中得知，宗天宮此次活動為二位媽祖神尊參與（高雄梓官城隍爺是護架的功能，並非活動主要神祀），主要是考慮主神與副神參與活動的緣由，而萬金天主堂也是兩位態像參加，一個是為了與宗天宮在數量上取得平衡；另一個是，慶典高潮部分，聖母態像與神尊需要進入熱氣球，但是萬金污染原罪聖母態像的造型以及帶有布料的服飾裝扮不易於活動舉行，而法蒂瑪聖母態像簡潔、一體化的造型，且體積也較小，因而比較適合進入熱氣球的活動。此外，分別有兩位態像參與，也是為了讓慶典更為隆重，當然也是「宗教對話」對等原則的體現。

在上至舞臺前，雙方隊伍修整隊列等候於舞臺前方，排在隊伍右前方的是由主教與神父手抬的道明會法蒂瑪聖母態像，與之相對的是由笨港口港口宮副主委與平信徒代表所抬的笨港口港口宮媽祖神尊（圖 4）<sup>46</sup>，這是兩位態像/神尊歷史性第一次在慶典式「宗教對話」儀式中「同框」，也預示著此次慶典的高潮將要來臨。接續其後的右側為萬金天主堂各前導方隊，左側為宗天宮各前導方隊，而此次慶典的主要態像/神尊：萬金無染原罪聖母態像及其神轎與宗天宮聖母神尊則位列隊伍的中後段。隊列由排在最前方的道明會法蒂瑪聖母態像與笨港口港口宮媽祖神尊「開路」先行上至舞臺，隨後兩方各前導隊列為後方前來的萬金無染原罪聖母態像及其神轎與宗天宮聖母、梓官城隍爺神尊向左右雙側挪動，像海水分開，為三位態像/神尊讓出道路。此時現場天主教教友伴有掌聲的持續高唱「哈利路亞」聖歌，宗天宮藝陣陣頭則吹響嗩吶、敲鑼打鼓以呼應，主持人更是不間斷的高昂報幕以及呼籲觀眾為態像/神尊讓路。現場人潮湧動，眾人汗流浹背、簇擁、歡呼，兩位態像/神尊被小心翼翼維持平穩一致的步伐（速度）以保持她們同等的尊容。很顯然，維持兩位主要態像/神尊地位的平等是極為重要的，它們的平等可以說是整場對話活動最為重要的平等。與前方的法蒂瑪聖母態像與笨港口港口宮媽祖神尊只有兩人恭抬不一

<sup>46</sup> 圖片來源：中時新聞網，2018 年 10 月 20 日，潘建志攝影，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20002596-260405?chdtv>，瀏覽時間  
2020/12/19。

樣，身為主角的萬金無染原罪聖母態像與宗天宮聖母神尊是在多達十多人的護抬下步上舞臺台桌。



圖 4 法蒂瑪聖母態像與笨港口宮媽祖神尊



圖 5 共乘熱氣球

在舞臺上的五位態像與神尊齊致安坐一排「同框」後，隨之進入本次宗教對話的高峰：法蒂瑪聖母態像與宗天宮聖母神尊一同再次「同框」乘坐熱氣球起飛（圖 5）<sup>47</sup>。現場時空錯置，天主教與道教不同的「聲響」、「視覺」被混合在同一聲域、視域中，一股新鮮的、從未有過的氣息環繞著，人與人既陌生（不同的宗教信仰，對世界、人生的看法是根本上的不同）又熟悉（由於兩位聖母的「同框」，使信眾有了心靈的連結），此時客莊綠核心公園如同被儀式重塑的社會場域。像 David I. Kertzer（1988）指出，儀式具有重塑社會的功能，它可以引導個人參與和參與活動，凝聚彼此的意識，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儀式是一種社會規範，其目的是維護社會道德，通過喚起群體之間的共識，促進相互的認知和情感，進而驗證社會共存的感覺（Bell,1992）。而此空間場域同時又反身性形塑了儀式，任何儀式最初源於社會狀態，最後將重組合成新的儀式（Turner,2017）。可以說，當舞臺上的態像/神尊「同框」時，由社會或實體環境所建構的空間已轉換成神祀或分別為聖的空間場域，有如 Durkheim 所指的

<sup>47</sup> 圖片來源：中時新聞網，2018 年 10 月 20 日，潘建志攝影，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20002596-260405?chdtv>，瀏覽時間  
2020/12/19。

「神聖的」的領域（芮傳明譯，2007：38）。換句話說，此時新的社會秩序與新的慶典儀式精神/形式已在此地被悄然再造。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整場慶典儀式的核心是雙方態像/神尊的「同框」，是雙方「神/神祀」的「宗教對話」。熱氣球起飛之後所安排的活動並沒有過多涉及宗教儀式，更多是人與人之間，是社會性或俗世性的活動。如屏東縣長潘孟安、宗天宮創辦人王崇禮、天主教劉振忠主教、李漢民神父的致詞等。

不過，並不是說它們就不重要，事實上，它們同樣也在此次「宗教對話」中顯示出極大的力量。就像在雙方文化交流環節的互相提問與互贈匾額。在提問環節，王崇禮向李漢民詢問：「你們天主教到底是在信奉聖母瑪利亞？還是信奉耶穌？」，這也是王崇禮久藏心中的疑問。在李漢民答復提問後，同樣地，其也向王崇禮詢問了一個關於對方宗教的問題：「在道教，神跟人的溝通方式是什麼？」。在雙方互相回復對方問題時，現場可以看出雙方彼此尊重，對話的氣氛也極為和睦。<sup>48</sup> 在訪談中得知，其實雙方慶典前都準備了十多個有關對方信仰的問題，但礙於時間的限制，最後各自只能挑選一個問題來提問。從十多個問題的準備來看，很顯然，雙方對對方宗教信仰的經驗與知識是十分好奇的。而雙方互贈對方宗教專有語彙的匾額：萬金聖母聖殿贈予宗天宮「聖德參天」，萬巒宗天宮贈予萬金聖母聖殿「天主是愛」（牧民福傳報：2018），可以說是這次慶典式對話活動最為正式性的證物，當然亦是全世界的頭一回，其意義不可謂不深刻。

此外，在中西方經典音樂曲目的演奏中也是如此，曲目一共有六首，在類型的選擇上同時照顧到了不同的信仰群體。兩首基督教類歌曲：〈奇異恩典〉與〈you raise me up〉（在這裡被王崇禮填入道教語彙的歌詞，修改後帶有道教感<sup>49</sup>）；兩首西方經典曲目：〈歌劇魅影〉、〈神鬼奇航〉；以及兩首東方經典歌曲：〈望春風〉與〈月亮代表我的心〉。當現場這些基督教聖歌、道教感的歌曲、西方歌劇以及華人經典流行歌曲由樂團同台演出，再結合現場五千多名信仰背景各異的觀眾。<sup>50</sup>這一切都賦予當時慶典現場的對話感，特別是〈you

<sup>48</su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qgF2E6lB9Q&t=714s>，瀏覽時間，2020/7/10。

<sup>49</su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6rz9cxro4A&t=152s>，瀏覽時間，2020/4/6。

<sup>50</sup> 從訪談中得知，現場總共有五千多名觀眾，其中一千多名宗天宮全台信眾，兩千多名天主教教友，以及一千多名自行前來的觀眾。

raise me up) 更是這種對話感的綜合。這首歌原本是西方流行歌曲（在華人中也被傳唱），也是基督宗教歌曲（雖沒有直接的基督教語彙歌詞），而在這裡被王崇禮修改後帶有道教感，可想而知，當現場響起此歌，各方的情感必定同時被吸納，產生共鳴與連結。因為聲音不論是在認知或是在身體的層次上，總是與歸屬感密切相關，並且能夠創造出共有的情緒和經驗，音樂能製造出一種將人懷抱在內的「包裹」(package) (Rowlands, 2007)。

誠如 Van Knippenberg, D. & Van Schie, E. C. (2000) 認為的，當個體在深度參與一個獨特的朝聖慶典儀式時，會自我認定為此活動團體中的一員，並視團體的獨特性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形成對此團體的認同。亦誠如 Karpińska-Krakowiak, M. (2014) 所指出的，宗教的特殊環境與活動，不僅能讓朝聖者感受獨特性，更能形成共睦態 (communitas)。儀式與身體實踐是會積累出成員共同的集體記憶 (Connerton, 1989: 63)。換言之，在客庄綠核心公園的整個下午，慶典儀式與活動的進行會形成個人的自我認同，個體對團體的認同以及團體的集體認同，並且與神聖亦是相連。可以說，這已是一種深刻內化的「宗教對話」，即使沒有達至 Song, C.-S. (2005: 139) 所指「精神共同體的異象之中」的階段，最少在精神層面已有深度的連結與共鳴。

#### 四、「回府」之後的儀式與信眾觀念再論

宗天宮隊伍一「回府」，笨港口港口宮開基大聖母便立即降駕起乩指示：

能看到分宮（宗天宮）有如此成就，並能參與此場盛事而感到開心！  
港口宮大聖母在遊行出發前，還帶領眾志工祈求上蒼活動當日停雨，讓遊行民眾能安全抵達會場，開基大聖母還提到，眾天神及港口宮眾神也來到活動會場相助，讓熱氣球能順利起球、並如期起飛！<sup>51</sup>

同時讚揚「宗天宮已走出台灣道教不一樣的路線，這也是許多人想追隨及跟進的典範，期許宗天宮能繼續堅持建廟的初衷，更期待來參與下次有意義的精彩活動。」<sup>52</sup>對於王崇禮來說，此次活動也是令其自豪的，像他說道：「最尊敬的

<sup>51</sup> <https://www.facebook.com/247244925440612/photos/a.251620985003006/1102292823269147/?type=3>，瀏覽時間，2020/7/9。

<sup>52</sup> 同上 51。

港口宮開基大聖母，宗天宮沒有讓您失望，宗天宮這次特別以誠摯與感恩之心，邀請[您]來見證這宗教歷史性的一刻，同時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sup>53</sup>起乩中除了話語上的表述之外，也帶有類似於層級官階概念的方式，將遊行時放入聖母鑾轎內的「徒步祈願名冊」<sup>54</sup>在儀式中由宗天宮聖母稟報笨港口港口宮開基聖母、天神及上蒼，並待來年再起乩向玉皇大帝稟報祈願名冊。<sup>55</sup>至於萬金天主堂在回殿之後並沒有像宗天宮一樣舉行特別針對此次活動的儀式，而是進行十月聖母玫瑰月的聖母之夜頌贊。不過，仍有在這個頌贊禮儀中向聖母轉求，為天主賞賜的此次對話活動獻上感謝。其中雖然有聖母轉求，但並非像宗天宮那樣帶有官階層級的概念，它更像是一種親昵關係的體現，因為，教友認為天主較為嚴厲，因而更喜歡向聖母祈禱，再由聖母向天主轉求。

兩個宗教在「回府」後對相似事項以不同形式/儀式呈現從「神」到人或人到「神」的關聯與溝通，雖然，與遊行踩街一樣，它們並不是發生在雙方交集的空間當中，但它們對於宗教對話也是具有深刻的意義，像是否帶有「層級官階」的觀念、或神/神明與人的溝通方式等，可以讓雙方瞭解彼此宗教經驗的差異。一方面，可以幫助雙方後續調整各自的對話態度與原則；另一方面，或許也可以成為下一次慶典式對話的對話點，而讓下一次的對話能夠在原有基礎上更深一層。

而慶典結束後信眾的反饋與討論，<sup>56</sup>也提供了深刻與豐富的訊息。宗天宮在活動結束後，其官方臉書（問神達人王崇禮老師）持續到 10 月 28 日幾乎每天都有發佈與此次活動相關的動態，甚至 2019 年 2 月 12 日還更新為此次活動「徒步祈願名冊」進行起乩加持的儀式。經過統計這些信息的留言大約有 530

<sup>53</sup>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73958369435926&id=247244925440612](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73958369435926&id=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 2020/12/7。

<sup>54</sup> 「徒步祈願名冊」是由當天參與宗天宮隊伍遊行的民眾在報名時所填寫。

<sup>55</sup> 參閱問神達人王崇禮老師臉書專頁，2018 年 10 月 9 日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pg/%E5%95%8F%E7%A5%9E%E9%81%94%E4%BA%BA-%E7%8E%8B%E5%B4%87%E7%A6%AE%E8%80%81%E5%B8%AB-247244925440612/posts/>，瀏覽時間：2020/7/9。2019 年 2 月 12 日舉行此儀式，[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84845835013845&id=247244925440612](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84845835013845&id=247244925440612)，瀏覽時間，2020/7/9。

<sup>56</sup> 這裡的信徒/教友代表著大多數平信徒的觀點，而並非只是宗天宮或萬金天主堂的信眾。

條，<sup>57</sup>不過，當中有超過四百多條是貼圖或簡單的贊美與支持的話語，在內容分析上能夠提供有效訊息的大約有一百條左右，通過分析，這些留言主要傳達了如下六個方面的內容：

1. 解除了疑惑，瞭解雙方的信仰；
2. 傳遞愛與慈悲，能夠溫暖社會，使世界和平，讓社會更和諧；
3. 讓宗教串起連接，實現融合，使世界走向大同；
4. 得到神明的祝福，消災解難；
5. 見證歷史，有其歷史意義；
6. 反應了宗教信仰的本義，看到各宗教信仰勸人為善的相似之處。

從上述六方面內容來看，宗天宮信眾對此次活動的反饋是相當積極與正向的，不過，令人驚訝的是，宗天宮信眾的留言，幾乎沒有一條反對聲或出現辯論的情況，整體呈現一片祥和與一致性。若從具體的內容來看，他們在宗教對話的態度與原則上，具有明顯的「瞭解」與「求知」、「開放」與「對等」、以及「合一」的特徵。也很明顯可以判斷他們所持的對話模式可歸屬為「實在中心」、「問題中心」與「生命中心」。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天主教教友對此次活動看法十分不一，且辯論極為激烈，當中的留言也多是由於辯論而產生的。本研究在此選取留言最多、也是天主教官方電台的「天主教真理電台」臉書留言作為分析對象。<sup>58</sup>通過統計，此處關於本次活動的留言共有 230 條，雖然它的留言數量要比宗天宮少，不過，幾乎每一條都是留言者用心寫下的留言，所以當中的有效訊息並不亞於宗天宮。這些留言中的核心問題可歸納為以下十二個方面：

1. 語義解讀上的混淆，如對「聖德參天」匾額的質問：何謂聖？天是誰？
2. 教義有沒有闡明清楚？如活動現場需要對教義、以及活動後相關基督教報刊要能夠闡明意義與對福傳的助益；
3. 現場是否有宗教儀式或鬼神的參與？

<sup>57</sup> 10月20日188條；10月21日127條；10月25日43條；10月26日46條；10月27日46條；10月28日43條；2019年2月12日37條。

<sup>58</sup> 萬金聖母聖殿的臉書社團雖然也有發佈動態，但留言只是零星的幾條，因而筆者選擇「天主教真理電台」中的內容作為分析對象。參閱 2018年10月23日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radioveritas/posts/1956959174381064>，瀏覽時間 2020/12/7。



- 4.天主教在福傳，道教是不是也在「福傳」？而且傳揚的還是偶像；
- 5.宗教對話的核心是放在「和平與愛」，還是宗教儀式上？
- 6.此次活動是否是福傳的方式？
- 7.此次活動是不是互相認識各自宗教信仰的方式？
- 8.如果按這樣下去，以後是不是會用「聖體光」或「耶穌」去進行宗教對話？
- 9.此次活動有沒有違背聖經與教義？
- 10.宗教對話的焦點應該放在解決家庭問題、教育問題、社會問題上，如「愛家公投」等，而不是像這樣的慶典式活動；
- 11.對梵二文獻不同理解的爭論，或對教宗教導理解的不同；
- 12.認為雙方誰對誰錯很難說清楚，因此，更重要的是教會內部不應該爭吵，不過亦有教友認為此時不變明更待何時？

對留言的檢視來看，有如第 12 條所表明的，不管是涉及到聖經經文的解讀，神學教義的理解，還是像具體的第 3、第 4、第 5、第 10 點所辯論的，其實都非常難以判定雙方誰對誰錯，或者能夠有一個標準答案。如果從以上這些爭論的問題來看，或許也只有像第 1、第 2、第 6、第 8 點在後續會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答案。不過，若依據「宗教對話」理論所劃分的模式來看，以上 12 個方面的辯論其實已經都有答案了（沒有答案的也就不可能有答案了，所以才會有各種對話模式的出現，換言之，沒有答案也是一種答案），所以，這裡的關鍵並不在於答案，而是在於對話者所持的態度。其實，從某種層面來講，對話者所持對話的態度也隱藏著他所支持的對話模式，或反過來，亦是如此。從以上 12 個方面的具體內容來看，他們在對話的態度與原則上，較為凸顯的是「瞭解」與「求知」、以及「反省」的特徵。而在對話模式的判定上，除了「教會中心」之外，剩下的幾種模式似乎都有包含。

通過上述可以看到，雙方在所持的對話模式上，都涉及「實在中心」、「問題中心」或「生命中心」，且在對話的態度與原則上也都具有「瞭解」與「求知」的特徵，這些或許可以理解為是雙方大多數平信徒願意或能夠共同參與此次活動的結合點。而從以上絕大部分的爭論焦點來看，會影響天主教平信徒參與此種對話活動意願的，很顯然是涉及其本身宗教性質的「基督中心」觀念及對教義或語義不同的理解。此外，在對話的態度與原則上，除開相似的「瞭

解」與「求知」之外，宗天宮一方幾乎沒有出現有關「反省」的留言；而天主教一方關於「開放」與「對等」的留言則較為缺少，像「合一」更是幾乎沒有；至於與「互信」有關的留言在兩方中則均少有體現。當然，以上這些缺少或不足與雙方宗教信仰的特性是息息相關的，不過，若從鼓勵「宗教對話」的立場出發的話，這些缺少或不足也許正是今後進行慶典式「宗教對話」需要努力的地方。另外，對於支持與反對觀點的並置，從本文的案例來看，可能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或許是信眾還沒有瞭解整個活動的情況而做出的一種判斷，因為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如萬金天主堂對此次活動便有不斷的進行教育與宣傳，並且反對的教友後來也有參與當天的活動；其二，也可能是對「排他性」界限的衡量尺度會因人而異；最後，或許更根源的問題是在於對待他者的「生存」態度，即有沒有提供一種保持開放的綜合（*synthesis*），或是有沒有在「任何的教義相遇之前彼此相遇」的態度（王志成等譯，2001：35，52；思竹譯，2005：16）。

## 陸、結論

總的來說，此次活動的對話主要體現在宗教領袖、儀式實踐以及普通信眾三個部分。宗教領袖部分具體可包括活動的發起與協商、「教育」與宣傳、責任分配與協調、以及儀式形式的商定等；儀式實踐部分具體可反應在場地佈置、「道具」使用以及儀軌的進行；普通信眾部分則表現在活動現場的參與和觀點的表述與論爭。以下將以緒論中所提的問題依序做一個歸納，也借此對此次慶典式「宗教對話」的經驗進行總結。

兩個具有差異化的宗教能夠共同舉辦此次活動，除了雙方主要負責人的努力之外，宗天宮上下信眾的「宗教對話」觀、神明的啓示、天主教教廷教宗對「宗教對話」的推崇、「老鄉」的地理環境、相似的聖母「形象」與遊行「儀式」、以及「傳遞愛」的意義主軸等都是促進活動舉辦的因素。此外，台灣的整體宗教環境同樣不可或缺，如劉振宗主教所言：「台灣宗教融合是世上有名的，教廷教宗最喜歡在台灣舉辦不同的宗教交談會談」（李芯慧等，2018）。而活動的成行，當中最關鍵或最困難的問題可以說是與「排他性」有關的界限，在這次活動中尤為體現在雙方宗教儀式的進行。萬金天主堂一方也有意盡量避

免碰觸「排他性」界限的宗教儀式，這樣的有意不僅反應在此次活動中，也反應在王崇禮發出第二次宗教對話活動的邀請當中。<sup>59</sup>同樣地，信眾的論爭也多以此為焦點。

上述的機遇/緣由與困難亦顯示了瑪利亞與媽祖在差異中融合的結合點。瑪利亞與媽祖的差異是明顯的，除了物質上的差異之外，各自所代表的聖界顯示方式亦不同，隱藏在「聖母」形象背後的宗教教義，以及以此形成的信眾認知同樣也不同。而雙方的融合亦是多方面的，當中最為重要的融合可認為是在「排他性」的界限範疇中找到相融的點，像前述中所列舉的「形象」、「儀式」等都只是在此基礎上才起作用的外顯形式。與會議桌式的宗教對話相比，這次的慶典式宗教對話除宗教領袖之外，普通信徒也有較為深入的參與，徐復觀（1980：111）曾提出一個文化傳統往往可區分為「高層文化」與「基本文化」兩個層次，雖然各層面或多或少均有可能進行對話，但通常來說，像會議桌式的宗教對話常是在「高層文化」（宗教領袖）之間進行，因為這樣的對話往往是要有較高的宗教知識背景作為基礎；此外，亦能夠在信眾的精神上產生深刻內化的連結與共鳴。而以上這些通常是會議桌式的宗教對話難以具有的。

在儀式進行中，雖然兩方神尊/態像有所交集，但在此次活動設計中，其實是有意要避開可能產生衝突的宗教儀式，而將「宗教對話」的重心轉移到關注愛、和平、社會和諧、宗教和諧等「問題中心」或「生命中心」上，像共同乘坐熱氣球升空、互贈匾額等。不過亦如天主教教友與「後現代模式」理論所提示的，對「語義」的解讀或活動背後的概念是需要清晰的闡明，因為這方面時常容易犯錯誤（武金正，2000：30），而這便會帶來誤解與破壞。就拿共同乘坐熱氣球升空來說，它意義的解讀就是指向「傳遞愛」嗎？有沒有可能也只是指向觀光或遊戲？或許，當「語義」的解讀或背後教義概念的闡明越來越清楚時，慶典式宗教對話除了在「問題中心」或「生命中心」上不斷前進之外，在宗教儀式上也會有更多的可能性。

---

<sup>59</sup> 王崇禮期望在第一次的基礎上能夠有更進一步的宗教儀式上的對話，但被李漢民神父所婉拒。李漢民神父婉拒的理由與第一次相似，主要在於要避免過多宗教性儀式的對話。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

- 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譯（1974）。《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 王志成、思竹譯（譯）（2001）。《宗教內對話》。北京：宗教文化。（R. Panikkar, 1999）。
- 王志成（2002.冬）。〈保羅·尼特論宗教間關係模式〉，《輔仁宗教研究》，第 6 期：頁 205-221。
- 王志成（2003）。《和平的渴望——當代宗教對話理論》。北京：宗教文化。
- 王志成（譯）（2004）。《宗教對話模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Paul F. Knitter, 2002）。
- 王志成（2006.6）。〈論宗教對話的軸心式轉變〉，《新世紀宗教研究》，第 4 卷，第 4 期：頁 1-19。
- 王鏡玲（2016）。《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台北：前衛。
- 吳愛明、鄧勇（譯）（1988）。《文化演進與人類行為》。北京：遼寧人民。（F. Plog & Daniel G. Bates, 1976）。
- 李芯慧、曾婉玲（2018 年 11 月 4 日）。〈當東方聖母遇到西方聖母〉，《牧民福傳報》，第 1 版。
- 李彥儀（2019.11）。〈當代中華新士林哲學視域中的「宗教交談」論述——以沈清松先生「相互外推」模式為核心的展開〉，《哲學與文化》，第 46 卷，第 11 期：頁 141-163。
- 沈清松（2018.12）。〈于斌論終極真實與宗教交談〉，《哲學與文化》，第 45 卷，第 12 期：頁 3-19。
- 武金正（2000）。〈宗教交談——基本面向〉，《宗教交談：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 芮傳明、趙學元（譯）（200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苗栗：桂冠。（Émile Durkheim, 1912）。
- 保羅·尼特（2003）。〈在諸宗教中尋求共同的底綫〉，卓新平（編），《宗教比較與對話》，頁 140-157。北京：宗教文化。

- 思竹（譯）（2005）。《宇宙—神—人共融的經驗：正在湧現的宗教意識》。北京：宗教文化。（R. Panikkar，1993）。
- 夏建中（1997）。《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文化研究的歷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徐復觀（1980）。《徐復觀文錄選粹》。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張志剛（2010.4）。〈論五種宗教對話觀〉，《世界宗教文化》，第2期：頁1-7。
- 張春申（1992.11）。〈宗教交談的人性基礎〉，《見證》，第222期：頁75-76。
- 莊嘉慶（1997）。《宗教交談的基礎》。台北：雅歌。
- 莊慶信（2005.4）。〈宗教對話理論—從宗教哲學看多元論及包容論的困境及出路〉，《哲學與文化》，第32卷，第4期：頁89-108。
- 陳怡君（2013.6）。〈慶典、聖像與地方形成：以屏東萬金的天主教社群為例〉，《考古人類學刊》，第78期：頁79-106。
- 陳怡君（2017.12）。〈儀式遺產、社會想像與地方認同：以屏東萬金聖誕季為例〉，《考古人類學刊》，第87期：頁1-36。
- 黃子寧（2006）。《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黃琬茹（2003年5月1日）。〈南部地區鼓吹陣頭活動的調查與研究〉，「南瀛人文景觀：南瀛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宜蘭：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 黃懷秋（2000）。〈宗教交談的理論與實踐——以天主教為例〉，《宗教交談：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 黃懷秋（2006.12）。〈從雷蒙·潘尼卡的多元理論說到宗教對話〉，《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7期：頁1-18。
- 黃懷秋（2013.10）。〈當代台灣天主教的宗教交談：歷史—現況—展望〉，《世界宗教文化》，第5期：頁37-40。
- 輔仁神學著作編輯會編輯（1996）。神學辭典。台北：光啟。
- 潘謙銘（2000.12）。〈赤山萬金莊的代誌〉，《屏東文獻》，第2期：頁104-122。
- 戴文鋒（2013.12）。〈一個天主教村落的形成—萬金與聖母聖殿的天主教文化〉，《屏東文獻》，第17期：頁91-134。

## 二、西文

- Bell, C. (1992).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nda, E. R. (1988). Therapeutic Transformation in Ritual, Therapy, and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27,3:205-220.
-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oia, F. (1997).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e official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63-1995)*. Boston: Pauline Books & Media.
- Karpińska-Krakowiak, M. (2014). Consumers, Play and Communitas—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n Building Consumer Involvement on a Mass Scale.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187,3:317-331.
- Kertzer, D. I.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wlands, M. (2007). The sound of witchcraft: noise as mediation in religious transmission. In: Berliner, D. and Sarró, R., (Eds.) *Learning religio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Methodology & History in Anthropology, 17)*(pp. 191-207).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Shepherd, J. R. (1996). From barbarians to sinners: collective conversion among plains aborigines in Qing Taiwan, 1859-1895.
- Song, C.-S. (2005). *Tell us our names: story theology from an Asian perspective*. Eugene: Wipf and Stock.
- Turner, V. (2017).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Thames: Taylor & Francis.
- Van Gennep, A. (2004). *The Rites of Passage*. London: Routledge.
- Van Knippenberg, D. & Van Schie, E. C. (2000). Foci and correlates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3,2:137-147.

## **From Religious Celebrations and Ritual Practice to Reflection on ideas held by Believers: The place of When Mazu meets Mary i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CHEN Xiao-Chun**

**Ph.D. Candidate, Graduate School of Art-Culture Policy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Abstract**

In Taiwa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s mainly engaged in at academic conferences. Yet the joint organization of the When the Holy Mother (Mazu) from the East Meets the Virgin (Mary) from the West: Let Love Fly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ctivity by the Catholic Church of Wanjin and the Taoist Zongtian Temple in Taiwan in 2018, was a rare ritual practice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is rarity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my research. Based on extensive fieldwork, interviews with the principal actors, and a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alogue at the event took place on three levels: between religious leaders, in ritual practice, and among ordinary believers. In addition to the efforts of the leaders of both parties, other factors—the Taoist view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revelation of the deity, the Catholic Church's promotion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fellow villagers, the similarity of a statue and procession of the Holy Mother, the desire to transmit love and the religious environment of Taiwan—played a role. The issue of exclusivit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Compared with the conference table style of religious dialogue, ordinary believers participated more deeply and everyone was able to feel connected to others. The clear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ritual is, the easier it is for dialogue to work well during religious celebrations.

**Keywords:** Holy Mother of the East (Mazu), Virgin of the West (Mary), The Wanchin Basilica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The Zongtian Temple of Wanluan, 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輔仁  
宗教研究